



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earner's Dictionaries

于屏方 等著



商务印书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

于屏方 杜家利 张科蕾 李明琳 著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于屏方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0-12203-0

I. ①外… II. ①于… III. ①专科词典—研究 IV. ①H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199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WÀIXIÀNGXÍNG XUÉXÍ CÍDIǎN YÁNJIŪ

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

于屏方 杜家利 张科蕾 李明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203-0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9 $\frac{3}{4}$

定价:52.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一

2012年农历壬辰龙年夏至和闰4月后的端午节接连过去,一个嗷嗷待哺的老者收到一份营养美餐——于屏方、杜家利、张科蕾、李明琳合著的《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书稿。虽状如嗷嗷,但不可饕餮。不能把美餐当大饼一样鲸吞,而必须把它当成白宫的法国糕点细细品尝。虽品多日,仍无餍足。每品一口,都有品后感,断断续续罗列如下。

一边品尝,一边回忆着跟几位作者难得的天赐机缘。十几年前,曾忝列师群,跟屏方、家利夫妇一起研读小作《词汇语义学》,回顾汉语词汇史,瞭望语言学前沿,翻译英文新著,撰写、汇报、讲评着读书笔记。尤其是屏方的《词汇语义学》课程论文,我读后在脑海里闪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外语本科生进入语言学角色如此之快!”这就是灵气,即一个人成功的1%的因素,它调动着那剩下的99%。后来,本校学报发表了那篇论文,她的手写体第一次变成了印刷体。再往后,她的毕业论文更出色,当年便考取了广外的博士生,受黄建华、章宜华等人的指导,高论迭出:2007年《动作义位释义的框架模式研究》,2007年《基于意义抽象参数的词典类型与释义模式相关度分析》(《语言学论丛》),国外权威学者将其与《中国语文》《方言》并称为三个权威杂志),2010年《汉、英学习词典对比研究》,还有数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以上论著,都有家利的“一半”功劳。家利在其博士导师冯志伟的指导下,同时另有计算语言学宏论多篇。

张科蕾是作者中年龄最小的,反而是我认识最早的,早到她在摇篮时期。后来她到了北外读书,之后又去日本深造,见面机会少多了,而就在这一时期她的学术水平突飞猛进,以至于在读她的论文时,闪现在我脑海的第一句话是:她对术语的驾驭如此之纯熟,对术语的运用如此之准确。这一特点,也自然反映在该书她所写的章节里。她的跃进,不仅植根于名校、名导和洋墨水,也扎根于她的家庭:人品和学品双优、外语和汉语两栖学者之家。她的身上,散发着“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第书香。

李明琳是作者中年龄偏大的。李明琳在烟台师范学院英语系执教多

年,后来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留在澳洲任教。李明琳学问好,在国际期刊发表过科研论文多篇,她的人品更好,这在同事之间是有口皆碑的。我相信以后无论她选择回国执教还是留在国外继续发展,她的学术之路和人生之路都会越走越宽广的。

四位熟悉的学友,做了一方我不熟悉的洋糕点,恰好一边品尝,一边学习。舌尖和心尖都抢着要说话。

大作的结构是,以学习词典的宏观论述为大背景,以学习词典的微观论述为主体。宏观中只包括概况、类型、词表和外部信息(前、中、后置页)。微观中则详论语义、配例、用法、文化、模式及其现代化等等信息。

关于概况,作者画龙点睛:在词典类型学中,学习词典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系列、层级和品类。

关于类型,作者在词典普通类型(8种)基础上,凸显了学习词典的特色类型(3种):解码和编码(功用类),内向和外向(用户类),初阶、中阶和高阶(水平类)。值得注意的是,学习词典出现了新趋势,即以学习词典为中心的类型融合的趋势:普通语文词典兼容了学习词典的几个突出优点,例如新版《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学习词典的内向型兼容外向型,或者相反,或者两者融合;学习词典的增容趋势,增加百科信息、文化信息、模块和组装信息,例如搭配、句型、同义反义、词汇扩展(词族/类义)。

国外学习词典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至少有十几点,而作者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1)“释义中心论”转向“用法中心论”;2)“文化词典”转向“功能性词典”;3)大型语料库的充分运用;4)实现解码能力,更注重提高编码能力;5)全方位、多角度地揭示词的语义、语法和语用信息;6)配例源于语料库,突出丰富性、典型性、样本性(语言输出样本);7)注重语言的交际功能及口语;8)由“语言本位”转向“用户本位”。此外,还应该有义项简化、细化,元语言简化,等等。

已经出版的汉语学习词典,距离上述各点都有或大或小的距离。我们期待着多个系列理想的汉语学习词典的诞生。

全书关于学习词典的理论既有前沿的写照,也有自己的突破。关于释义个性、语法模式和语用特色的材料,有举例,有定量。外语和汉语、释义和用法、解码和编码等等布局主次、轻重、缓急有序。

总之,一桌洋糕点品尝完了,品尝的感想也只能写到这里,不能全部罗列,否则高明的读者会更耻笑我无知或一知半解。

一边品尝洋式糕点的美味,一边本能地直感土人脾胃有点癖好。从“国

标”高度看，书中对汉语的运用，在极少的地方，尚有毫厘之距。为了达到汉语运用的“国标”，让我们一起细心读读吕老的晚近学术散文吧！纯属共勉！感谢作者给了我一次再奋勉学习的机会！

张志毅 农历壬辰龙年小暑

2012.7.7 于遗野庐

序 二

我国辞书编纂有悠久的历史。见于著录的最早的字书,相传是西周末期(公元前 1046~前 771 年)的《史籀篇》^①,约在公元前 2 世纪(即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成书的《尔雅》,则被称为“世界词典编纂史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词典”^②。即使从《尔雅》算起,我国的辞书编纂历史也已长达 2200 年之久。显而易见,我国是名副其实的辞书古国。

我国辞书类型多样,数量众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辞书事业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从 1950~1966 年间,我国共出版工具书 7918 种;1967~1976 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工具书出版降至冰点,仅出版百余种^③。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辞书事业还是得到了飞速发展,仅 1978~2008 年三十年间,我国编纂出版的辞书总数即已经达到 14 090 部之多^④。无论是从参与辞书编纂的人数、辞书出版的品种,还是辞书发行的数量而言,我国都已经步入辞书大国的行列^⑤。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还算不上辞书出版的强国。辞书古国、辞书大国并不能同辞书强国画等号。笔者认为,现阶段要成为辞书强国,其衡量指标应该包括:(1)辞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水平;(2)辞书编纂技术手段的现代化程度;(3)辞书市场的成熟程度^⑥。从上述三个指标来看,中国远非辞书强国。如何促使我国从辞书古国、辞书大国迈向辞书强国,是国内所有“辞书人”(包括语言学界、辞书学界乃至图书出版发行机构)需要认真思考、通力协作的问题。

① 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4:12。

② 张明华:《中国字典词典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6。

③ 林玉山:《工具书学概论》,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281~282。

④ 魏向清、耿云冬、王东波:《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 30 年(1978~2008)回顾与反思》,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9。

⑤ 王铁琨:《规范化、现代化与辞书强国——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思考》,《辞书研究》2007(1):6。

⑥ 同上。

从辞书古国、辞书大国到最终跻身于辞书强国,就辞书理论研究而言,笔者以为有两个重要的途径(或者说“研究类型”):第一,要对我国辞书编纂的历史进行回溯和系统梳理,做到底数清、脉络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不同类型的辞书作为语言系统的描写者与民族文化的记录者,在某种程度上与相关国家的语言与文化形成了一种互动性的映射关系。因此,辞书文化必然成为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者应该在民族文化演进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来观照中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同时以辞书历时演变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分析汉语辞书编纂的共时状态,从而勾勒出汉语辞书事业的成长脉络、发展进程与前景。第二,开展汉外辞书对比研究,以“他山之石”来攻汉语辞书之“玉”。作为文化产品的汉语辞书,只有发扬自身优良的民族传统而又善于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成果,才能彰显特色,更好地立足于世界的辞书之林^①。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汉语辞书需要放在世界语文辞书编纂出版的大环境、大趋势中加以考察、分析和研究,并且与某些辞书强国的辞书编纂、出版、应用状况进行平行比照,才能更清晰地揭示出汉语辞书编纂的世界文化共性与民族文化个性,并在对比的视角下彰显现阶段汉语辞书编纂的优劣得失。于屏方等人的新著《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正属于第二类型的工作。

中国辞书离世界有多远?2006年5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辞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颁奖大会”上,笔者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张志毅教授认为我国离辞书强国还有50年的距离^②。要缩短这么长的距离并迎头赶上,首先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第一,知己,知彼;第二,采取“拿来主义”,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从这个角度看,于屏方教授及其团队所做的研究,是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的。

除此之外,我国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在来华留学生中拥有率不高,这与近年来国际上持续升温的“汉语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据杨金华(2006)的调查,外国留学生中拥有他们自己国家出版的双语词典的占74.1%,拥有我国出版的汉语词典的比例仅占25.9%^③。这实在是一组令人沮丧的数据,且此类现象近年来并未见明显好转。究其原因,可能跟留学生的文化心理和使用词典的习惯有关,可能跟外国出版商对辞书品种的把握以及市场渠道的畅通与否有关,毋庸置疑,也跟我们自己的辞书产品针对性不强、对

① 黄建华序《汉、英学习词典对比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② 张志毅:《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辞书研究》2012(1)。

③ 杨金华:《外国学生未能广泛使用对外汉语词典原因探究》,见王德春主编《对外汉语论丛》第五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285~296。

留学生不够适用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稿,通过对英、日、法、汉不同语种学习词典的深入分析和比照,从研究者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对汉语学习词典在来华留学生中拥有率不高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在对英、日、法学习词典进行平行对比的基础上,分析了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在世界学习词典领域的位置、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助于帮助读者和“辞书人”认识到我国学习词典编纂的优势与不足。英语是当今国际社会通用的语言,英语的高流通度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语辞书编纂的繁荣。尤其是随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蓬勃发展,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出版获得了巨大的商业“红利”,形成了繁荣的辞书产业,并确立了其在当代学习词典编纂中所形成的基本范式。可以说,对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词典进行研究,都无法避开对英语学习词典的研究。在借鉴英语学习词典理论的基础上,日本在英语学习词典编纂的本土化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其中一些创新性的编纂范式,比如义项菜单系统的设置,甚至在英语学习词典的编纂过程中也产生了逆向输出效应。尤其是在词典无纸化编纂方面,日语学习词典界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这对于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法国学习词典的编纂者在学习词典编纂方面同样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当代法语词典》(1972)强调“用法优先”的编纂理念,在词目之后先提供例句,再进行注释性定义,这种词条结构安排被我国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初级本)》(徐玉敏主编)所借鉴。因此,从词典对比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英语学习词典编纂界确立了学习词典编纂的基本模式,线性的、单一的线性结构形式发展成为层级性的、多维的网状结构。其他语种的学习词典,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扬弃,使之“为我所用”。

在如何选取相关参数对语言系统进行层级性、多维度的描写方面,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词典编纂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是因为语言系统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语言外的某些因素,比如社会—文化因素、词典编纂传统、编纂者的整体素养以及编纂技术与手段等等。

《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从词典形式和词典内容两个方面,对英、日、法、汉学习词典进行了比照式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要优化汉语学习词典的编纂,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词典编纂模式的转换,二是词典编纂中的现代化问题。前者涉及汉语学习词典如何确立类型学上的独立地位,即汉语学习词典如何从内向型语文词典中剥离出来,不仅仅作为各类信息的静态集合体,而是成长成为一种代表性、典型性的语言样本或语言输出模板,

最终完成从词典编纂的传统模式、(母语)教学模式到功能模式的转化。后者涉及汉语学习词典如何从基于语言直觉(intuition-based)的词典编纂,逐步发展为基于语料库(corpus-based)的词典编纂以及语料库驱动(corpus-driven)下的词典编纂。上述两点对于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尤其是最后一点更需要引起语言学界、辞书编纂界的注意。从辞书事业的长远发展看,必须抓紧建设适应辞书编纂不同需求的各类语料库、知识库,逐步实现辞书编纂手段的现代化,并积极促进传统编纂手段与现代化技术手段的有机融合^①。

序言自然需要谈一下论著的不足之处。本书对英语学习词典的描写较为详尽,这可能与英语学习词典的繁荣有关;而对其他语种学习词典的描写有时则过于简略。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再适度扩展、加深一些,内容会更加丰富,结论也会更具说服力。

王铁琨

2012年7月29日于北京

^① 王铁琨:《规范化、现代化与辞书强国——中国辞书事业发展的思考》,《辞书研究》2007(1):5。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	1
第二节 研究理据	4
第三节 研究的具体问题、方法及论文主体框架	9
第一章 英、日、法、汉学习词典编纂概况及其分类描写	11
第一节 英、日、法、汉学习词典编纂概况	11
第二节 英、日、法、汉学习词典的共时性分类描写	27
第三节 本章小结	36
第二章 学习词典的词表选择——宏观结构视角分析	38
第一节 学习词典中词表的总体规模分析	39
第二节 学习词典词目表的选择	47
第三节 学习词典立目单位的类型分析	68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09
第三章 学习词典的微观结构分析	110
第一节 学习词典中的形式述题分析	110
第二节 学习词典中语义信息的处理	140
第三节 学习词典立目单位的配例情况分析	162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98
第四章 学习词典外部信息结构对比分析	200
第一节 学习词典前置页设置情况分析	200
第二节 学习词典中置页设置情况分析	204
第三节 学习词典后置页设置情况分析	209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15
第五章 学习词典编纂的新趋势——词典类型间的融合	217
第一节 学习词典中的用法信息	219
第二节 学习词典中的语用信息分析——以称呼语为例	225

第三节 学习词典中的词义文化典故信息..... 232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46

第六章 学习词典的风格特征对比分析..... 247

 第一节 学习词典外部形式特征分析..... 249

 第二节 学习词典版面编排分析..... 257

 第三节 本章小结..... 263

第七章 英、日、法学习词典编纂对国内学习词典编纂的启示..... 265

 第一节 学习词典编纂模式的沿革与发展..... 265

 第二节 学习词典编纂的现代化程度..... 267

 第三节 汉语学习词典编纂模式的发展..... 269

参考文献..... 273

汉外人名译名对照..... 292

后 记..... 295

图 表 目 录

表 1:相关学习词典研究文献中所涉及的词典	5
表 2:英国语文词典的分类描写——以牛津系列 词典为例	30
表 3:美国语文词典的分类描写——以梅里亚姆—韦伯斯特 出版社为例	31
表 4:日语语文词典分类描写——以三省堂出版的词典为例	33
表 5:法语语文词典的出版状况分析——以拉鲁斯 出版社和 FNAC 主页信息为例	34
表 6:汉语语文词典分类描写——以商务印书馆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词典为例	35
表 7:日语中关于常用词汇使用率的词汇调查结果	42
表 8:汉语语文词典中字、词收录数量	44
表 9:英语学习词典中的共时性语体标签	55
表 10:英语学习词典中所使用的学科领域标签	59
表 11:英语学习词典对相关学科领域中语言单位的立目情况	60
表 12:英语学习词典中称名类习语收录情况	71
表 13:英语学习词典中语篇功能类习语收录情况	71
表 14:日语学习词典中框架式习语的立目以及收录情况	73
表 15:日语学习词典中惯用语的立目以及收录情况	74
表 16:日语学习词典中人际交流习语的收录及处理情况	76
表 17:日语学习词典中关联性习语的收录及处理情况	77
表 18:汉语外向型学习词典中框架式习语的立目	79
表 19:《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对《外国人说熟语》中 90 个 惯用语的处理情况	81
表 20:《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外版)对《外国人说熟语》中 90 个 惯用语的处理情况	81

表 21:汉语学习词典中语篇功能类习语的处理情况	83
表 22:英语学习词典“J”部分派生内词目的数量和种类	87
表 23:日语学习词典中词缀的语法属性标注情况	89
表 24:日语学习词典中以假名“わ”开头的派生词收录情况	89
表 25:法语学习词典派生词的收录与立目情况	91
表 26:汉语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对词缀的收录情况分析	93
表 27:英语学习词典对立目单位陪义的标注情况	122
表 28:日语学习词典对立目单位陪义的标注情况	122
表 29:法语学习词典对立目单位陪义的标注情况	124
表 30:汉语学习词典对立目单位陪义的标注情况	125
表 31:英语学习词典中语法信息的显性呈现内容	131
表 32:日语学习词典中语法信息的显性呈现内容	134
表 33:汉语学习词典中句法信息的呈现情况——以“S”部词目为例	137
表 34:日语学习词典高频词与低频词义项数	144
表 35:汉语学习词典中 35 个 HSK 甲级词汇义项切分粒度分析	148
表 36:《新英汉词典》第 4 版、《外研社英汉多功能词典》与 《牛津高阶》第 7 版义项切分对比	150
表 37:英语学习词典中的释义方法	154
表 38:日语学习词典中的释义方法	155
表 39:法语学习词典中的释义方法	157
表 40:汉语学习词典中的释义方法	157
表 41:日语学习词典高频与低频词汇单位义项平均配例数	164
表 42:法语学习词典高频与低频词汇单位义项平均配例数	165
表 43:汉语学习词典高频与低频词汇单位义项平均配例数	166
表 44:英语学习词典中语段例与句例的分布	171
表 45:日语学习词典中语段例与句例的分布	172
表 46:法语学习词典中语段例与句例的分布	172
表 47:汉语学习词典中语段例与句例的分布	173
表 48:《明镜国语辞典》《大辞泉》《日中辞典》相关配例中口 语例的分布情况	178
表 49:《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上外版)、《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相关 配例中句末语气助词的使用情况	180
表 50:《牛津高阶》第 7 版与《朗文当代》第 5 版中动词“like”的解释	182
表 51:英语学习词典前置页的内容	201

表 52:日语学习词典前置页的内容	202
表 53:法语学习词典前置页的内容	203
表 54:汉语学习词典前置页的内容	203
表 55:英语学习词典中置页部分的义场信息	205
表 56:英语学习词典后置页部分的内容设置	209
表 57:日语学习词典后置页部分的内容设置	211
表 58:法语学习词典后置页主要内容	213
表 59:汉语学习词典后置页主要内容	213
表 60:英语学习词典中的专栏型用法信息	220
表 61:日语学习词典中的专栏型用法信息	221
表 62:英语学习词典中称呼语的处理情况	227
表 63:日语学习词典中称呼语的处理情况	228
表 64:法语学习词典中称呼语的处理情况	229
表 65:汉语学习词典中称呼语的处理情况	230
表 66:《牛津高阶》第 7 版中标注“origin”的语言单位的分布情况	234
表 67:《麦克米伦高阶》第 1 版中设置单独词源信息栏目的 语言单位的分布情况	235
表 68:《牛津高阶》与《麦克米伦高阶》中配置词源 信息栏的词目比较	235
表 69:部分日语学习词典中词源信息的呈现情况	241
表 7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辞书编纂符号》与汉语辞书中 符号使用情况分析	256
图 1:影响词表选择的主要因素	38
图 2:英语学习词典中多义词位的义项切分与意义索引	142
图 3:《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中词目“喜欢”释义与配例之间的关系	188

绪 论

中外辞书不仅是供人们应用的工具,而且还可能作为活生生的研究对象或研究素材。编纂实践的比较和基础理论的对比研究都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无论从语言、文化或编纂法角度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都可望取得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黄建华(1999)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

词典是语言学习的重要工具。回溯到传统的内向型语文词典编纂时期,语文词典的核心功能就是指导词典用户如何“正确地”使用语言。在词典用户的心目中,词典是词语拼写、发音、释义以及使用方面的权威指导,是语言、文化信息的贮存所。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二(外)语学习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语言学习者目标习得语言的类型不同,对具体语言信息的需求方面自然呈现多样化特点。“为满足语言教师和语言学习者的实际教学需要而特别编纂的参考书”(哈特曼,詹姆斯,2000:82)——教学型词典应运而生。

以目标词典用户为分类参数,教学型词典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为母语使用者提高语言能力而编写的“学生词典”(student dictionary),即内向型学习词典,美国的大学系列词典以及我国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写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2010)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另一种是为非母语使用者学习外语或第二语言而编写的“学习词典”(learner's dictionary)^①,即外向

^① “外语教学”与“二语教学”在二语习得研究中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在英语词典编纂界,对“EFL 词典”(英语作为外语的词典)与“ESL 词典”(英语作为二语的词典)之间有时也做区分。比如英国的《朗文当代英语学习词典》《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和《麦克米伦高阶英语学习词典》都属于 EFL 词典。而美国出版的《韦氏高阶英语学习词典》,尽管在名称上与英语学习词典极为相近,但“实际上是一部 ESL 词典”(佩罗特,2009)。本研究对“EFL 词典”与“ESL 词典”不做区分,将二者一并视为外向型学习词典。